

● 外国文学

论《乐园》的叙述话语模式^{*}

王 晋 平

(五邑大学 外语系, 广东 江门 529020)

[作者简介] 王晋平(1963-),女,山西阳泉人,五邑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摘要] 《乐园》是一部人物众多、内涵深刻的作品。托妮·莫里森采用多维的非线性布局、跳跃的空间结构、间接内心独白和多视角叙述等叙述技巧完成了《乐园》复杂的主题意蕴和结构形态。

[关键词] 《乐园》;非线性;空间;内心独白;多视角

[中图分类号] I 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5-0585-04

《乐园》是托妮·莫里森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跳出了对个体遭遇的观照而转向对人类整体生存境遇的思索。作者使鲁比镇充分地寓言化,从而涵盖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与哲理内容,获得了超越性的意蕴,给读者以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效应。

伟大的叙事作品需要伟大的叙事结构作支撑。叙述结构是主题内涵的具体体现和实践载体,同时也为叙述内涵的最终实现提供了保证。《乐园》的叙事结构非常复杂。支离破碎的意识流片段连缀成大段的回忆,一个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跳跃在小说中串联起众多人物和故事,使得《乐园》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互相交织并以共时态的方式呈现在小说的叙述空间中,从而具有了电影蒙太奇的闪回效应。而纵观整部小说,故事单元众多却并不破碎零乱,分散在小说各个部分的各种片段和故事风景都奔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从而整合成完美的艺术整体。莫里森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我知道我不能全部按年代顺序写,我的作品一向也不这么写。因为我认为虽然我们按年代生活,但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完全不是按时间思维的。每天我们不停地想昨天或二十年前或未来的事。我们的思绪总是飘忽不定,一会儿计划未来,一会儿想起过去,一会儿又对某事后悔不及。因此,我想这本书也应该如此。”^[1](第1页)飘忽的时间、切割的空间、破碎的情节,确实令《乐园》的结构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就像一个机关,倘若打不开它,便对整篇小说无从了解。因此,本文尝试从多维的非线性布局、跳跃的空间结构、间接内心独白和多视角叙述几方面对《乐园》的叙述结构作一探讨,以便更好地解读这部立意深远的作品。

一、多维的非线性布局

文学作品的叙述布局和叙述层次构成了叙述结构。传统的小说叙述线条简洁明了,严格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发展顺序推演小说的故事。在《乐园》中,莫里森打破了时间安排的常规,建构了非连续性的时间结构程式。意识流式的非线性时间回流与脱节,非因果链式的连续前进,中间时有

* 收稿日期: 2002-03-25

波折,时有中断,形成多维的非线性布局。

《乐园》共由九个章节构成。小说情节主要以两条结构线索展开,一条以鲁比镇为中心,一条讲述距鲁比镇17公里外的修道院女人们的故事。两个以往和平相处的社区,最后以鲁比镇的男人们拿着枪和绳子残杀修道院的女人们而告终。在这变化与凶杀的背后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莫里森着重揭示了这罪恶的根源。莫里森曾说“我感兴趣的是人类试图建立人间天堂所遭遇的激烈冲突”^[1](第2页)。鲁比镇是一个由15家黑人于20世纪50年代创建的自治、自主、自由的人间乐园。宽阔的街道,大片的草坪,鲜艳的花朵上有蝴蝶在飞舞。人们夜不闭户,女人们可随意在夜间漫步,听到谁家孩子哭泣,则驻足这一家帮助照料孩子。小镇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也没有医院,确实是一个人间伊甸园。然而,乐园的本质要求与世隔绝,拒绝外来人。正如鲁比镇的牧师密斯那坚持认为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是不够的”^[1](第1页)。20世纪70年代各种问题出现在鲁比镇。年轻一代丧失了对传统的信仰,认为面对外面世界的发展而死守先人的创造是不行的。他们酗酒、为了女人开枪恶斗、乱性甚至逃离了天堂家园。对此,镇里以摩根兄弟为首的老一代,作为历史与小镇坚定的守护者,开始寻找原因。结论是修道院一群不需要男人的乱七八糟的外来女人们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和女人。因此,杀死这些女人已势在必行。莫里森首先采用倒叙的手法,小说以鲁比镇的九个男人“先开枪射中了那个白人女孩”^[2](第1页)拉开了帷幕。接着这扣人心弦的第一句,不是紧张的杀人动作,而是很快转向在搜捕其他女人时,这些凶手由眼前的物件诱发他们联想起自己的家,自己的小镇,甚至158年前鲁比镇的先人。跟随着各个不同个人的搜索经验叙述不同人的内在心理和思绪。其中历史与现实时间互相切割、互相渗透。从第二章开始讲解鲁比镇的历史和修道院女人们的故事。第二、三、四、五、六、七章以修道院的女人们的名字为标题,第八、九章以鲁比镇的两个女人为题目。故事时间跨越四代人、100多年。小说叙述不是从过去向现在演进,而是一个故事被切割分散在不同的叙述时间里,故事的叙述在流动过程中得以实现。第一章的凶杀事件在小说即将结束的第八章才完成。再如,第七章讲修道院的女人康妮的故事,其中有好几页讲述她的爱情故事,但究竟那个男人是谁,直到后几章通过斯迪华、索恩和迪肯的回忆才知道是摩根兄弟之一迪肯。莫里森将整篇故事打乱,每个具体故事片段互相侵犯又互相开放,彼此在对方的参照中得以完成。

此外,非线性布局的实现还体现在心理时空观念的应用上,它使故事延续的时间与叙述时间相分离。当人物的心理活动一旦在小说中获得自己独立的时间和空间,就意味着小说自由度的拓展。心理时间能够把瞬间无限制地延展开去,也可以把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集中在一个瞬间之内。在描写心理时间中历史与现实的转换、彼此交叉、互相切割的时候,莫里森多采用时间的写实方法,以自然的“1956”、“1755”、“1976”这样的时间标码完成结构上的交替和过渡,这不仅给小说叙述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而且也把小说的结构和对人物心理的剖示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二、跳跃的空间结构

与多维的非线性布局相呼应的是跳跃的空间结构。这里的空间有三层意思:第一空间是小说人物活动、故事展开的空间;第二空间是小说文字在书中占据的空间;第三空间是小说的包容量和隐语能力,即涵义空间。《乐园》共由318页分九个章节构成。每一章节之间的字数悬殊很大,最短的第一章只有18页,最长的第四章有57页之多,其它章节从20多页到40多页不等。版面分配不均的章节空间提供不同的信息量,但与第三空间绝不成正比。第九章字数并不多,只有24页,可其中所包含的深刻内涵空间却绝不少于其它章节。第九章标题为“救救玛丽”。玛丽是鲁比镇居民斯纬涕最小的女儿,她是鲁比镇自鲁比死后20多年来在本镇死去的第一个人。在鲁比镇的男人行凶之后,鲁比镇真正开始瓦解,天堂倒塌了。正如密斯那总结的那样“…他们以为保卫了妻子和孩子,而事实上害了他们。当受摧残的孩子向他们求助时,他们却向别处找原因。…鲁比镇将很快象其他城镇一样,年轻人想远走高飞,老年人则充满悔恨”^[2](第306页)。然而,莫里森对凄惨乐园的凝视却并不是为了表达对王生存的绝望和逃

避，“在本章的最后几行对船只和乘客的描写表明地球上的乐园才是我们唯一了解的乐园”^[1]（第1页）。莫里森所热衷表达的正是人类在家园“废墟”上对理想家园的坚定遥望。鲁比镇的经历在于唤起人们对于人性缺陷、对于废墟的拒绝、否定和击穿。莫里森无意于提供一种建构理想天堂的现成方式和终结答案，她关注的只是人类的那种特定的充满悲剧感的超越或遥望的姿态。在对这种姿态的凝视中，莫里森充分发挥了她的想象力，也把超越生存的精神追问伸越进了一个更广阔的时空领域。

《乐园》的第一空间即故事空间则呈分裂状态，既有历史空间又有现实空间，从现实空间着笔引出去的空间，而借助于历史空间又反弹回现实空间。以第一章为例，首先故事以修道院开始，男人们击中了那个白人女孩之后，接着以不同人物的视角从一个房间跳入另一个房间，再随各人的意识流动通过回忆重温50年前鲁比镇的前身黑文（Haven 读音接近 Heaven 意为天堂），再到鲁比镇，又回到现实空间，接下来又跳到鲁比镇安全和谐的生活，返回搜索，又到黑文镇，再到鲁比镇，最后又返回现实空间。其间，一个空间套着另一个空间，交叉流动，时空切碎、打乱，整部小说的主要空间都出现在短短的一章中，小说全线铺开。这种跳动的空间使小说时空摇曳多姿，也加强了故事的立体感。

三、间接内心独白

内心独白是一种把人物内心的思考，包括对过去的回忆、对现实的分析及对未来的想象通过默默无声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写作技巧。内心独白分为第一人称的直接内心独白和第三人称的间接内心独白。这种布托尔称为“内心录音机”的叙述方法与意识流创作方法紧密相联。它一方面加强了小说的体验性和心理真实感，另一方面又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小说文本弹性和叙述张力。它不仅使全知叙事无力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尴尬无奈被扫除，而且在小说的心理涵量的丰富和强化中使全知叙事的其他优势也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发挥。而且由于人物对过去的回忆与独白都是立足于现在的基点上，这样，历时态的历史与人生就得以以共时态的方式呈现。间接内心独白极大地扩展了直接内心独白的范围，为作者自由进出各个主人公的心灵深处提供了绝对的便利条件，同时也使小说叙述时空的转换成为可能。

在《乐园》中莫里森广泛地采用了这一技巧。在第五章开始，以引号引出瑞维伦·普利姆牧师在主持K.D的婚礼时的一大段祷文。这段不合时宜或者说别有用心的祷文引起在场人员的猜想和分析。首先是密斯那牧师的女友安娜的心理独白：“……普利姆在攻击谁呢？他是想警告年轻人要规范他们自私的生活，还是……”“她想，这一定是普利姆在攻击密斯那。”^[2]（第142页）接着的是密斯那的思绪，他非常生气，僵直地拿着十字架，陷入了沉思。新郎看到密斯那这样，开始猜想密斯那的思路，接下来又转到新娘、伴娘、斯迪华直到索恩的内心独白结束。这几分钟的事件，莫里森叙述了14页，从这些人物的内心活动，读者真切地感到了鲁比镇人的矛盾和危机，它同时使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分离。

《乐园》中大量内心独白的使用意味着莫里森对人物内在心理的强调。在内心独白中，客观对象被纳入到了主观的维度中来，被置于个人化的心理氛围中，过去的客观公共经验仿佛转化为个人所有，具有了个体性、亲历性和内在性。事实上，内心独白也是一种言说和对话，他是向存在对话。这种对话一方面具有巨大的自由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话语性，它不仅给人物带来了心灵解放的感觉，而且成为一种审美框架直接介入小说的结构。莫里森对内心独白叙述技巧运用得非常娴熟、得体，它对故事的发展和人物心理及个性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多视角叙述

小说中的“视角”概念在小说艺术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叙述事实本身，也取决于对这一叙述事实不同的观察和描写视角。传统小说以全知叙事为主要叙述方式，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这种上帝式的俯仰视角对于客观表现社会生活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由此产生了其应有的

心理深度、精神力量和个体性风格。第一人称叙事则弥补了这一缺陷,但第一人称视角的观察和描述都具有单向性和局限性。《乐园》以多视角的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为主,扩大了叙述的自由度,因而能全方位、多角度地叙述故事,扩大了叙述的张力和弹性,拓宽了小说的叙述功能。

在小说的第四章中,莫里森通过多个人物的视角引出鲁比镇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首先从摩根家族的多菲开始讲述她眼中的丈夫斯迪华、他们的生活和镇上的问题。之后转向她的丈夫斯迪华视角,作为鲁比镇的首席公民,他回忆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受上帝的启示寻找和建立天堂家园的历史。这之后转向索恩的心绪,接着是斯迪华的孪生兄弟迪肯回忆家族和鲁比镇的历史和现在。在摩根家族之后转向牧师米斯那和安娜的对话,再转向另一个鲁比镇的女人斯维缇。在这之后才转向本章的标题塞妮卡的故事。一个章节出现了多个人物,多个视角。每个人物都是一位叙述者,他们既经历着故事的发展变幻,又把对鲁比镇历史与现实的感知倾吐出来。这些主人公叙述者对于乐园的言说和独白构成了小说许多摄人心魄的灵魂风景,而且故事的多重视角叙述也赋予了单一故事形态的多重解释性和变换意味。多重视角的叙述使读者不停进入不同人物的心灵,它的运用使第三人称叙事兼有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功能,而且不同视角的叙事所进行的互相拆解、补充、修正与证明,也使故事处于一种永恒的变动状态之中。而对于从前的故事,作家不去主观缝缀故事的许多漏洞,而是通过多个人物的话语去自然填补。这显示了作家的艺术匠心,也加强了小说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乐园》是一部精心设计、渗透作家思考的力作。它的叙述模式的成功带来了小说的特殊魅力。在小说具体的呈现方式上,莫里森不是历时性或平等性地展开故事,而是借助于内心独白、多视角回忆使故事在跳动的空间共时态地交叉演进。小说的叙述把线性的时间打乱,又不断从故事的破裂处开始。人物的意识穿行在几重时空中,故事的叙述在对人物主观意识瞬间变异的追踪中把大跨度时间的多种事件整合在一起。通过切碎了的众多人物故事段落,构建统一的生存图式,从而使故事的信息呈现出显明的多维性和开放性。

[参 考 文 献]

- [1] MARCUS, James. *This Side of Paradise* [DB/OL]. [http://www.yahoo.com/arts and humanities/literature](http://www.yahoo.com/arts%20and%20humanities/literature), 2000-02-03.
- [2] MORRISON, Toni. *Paradise*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8.
- [3] COLLINS, Patricia Hill. *Black Feminist Thought* [M].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1.
- [4] 孙先科. 颂祷与自诩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何良昊)

Narrative Pattern of *Paradise*

WANG Jin-ping

(English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529020,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y: WANG Jin-ping (1963-), female, Lecturer, English Department, Wuy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 American literature.

Abstract: *Paradise* is a book with many characters and deep implications. Toni Morrison accomplished her creativity of its complex theme and structure by multidimensional nonlinear arrangements bounding space structures, indirect monologues and narration of multiple points of view.

Key words: *Paradise*; nonlinear; space; monologue; multiple points of view